

市風



荒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郑安怀 著

荒村

郑安怀 /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村 / 郑安怀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13-0667-6

I. ①荒…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9711号

荒村

作 者	郑安怀
责任编辑	陈明月 彭 雯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40mm 1/16
字 数	31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67-6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62826517

序

不仅是泪水

徐剑铭

窗外飘着小雨，书房里开着暖气，我在乳白色灯光的照耀下读书。客厅里传来老白同志的指令性喊声：哎，快十点了，你还不吃饭啊？

马上就完了……我嘴里答应着，眼光却还在纸面上游动，直到一滴清水跌落在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字上。而这一滴清水准确地警告我：你感冒了！

快快地离开书桌，我才发现晾台上的窗户一直开着……二月二，龙抬头，依然夜冷风寒！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读《荒村》了。两年前，太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邓积仓就拿着这本书的电子版找我，说这是位在西安打工的陕南农民写的，请我给“把把脉”。作者很不容易，下过煤窑打过短工蹬过三轮，现在在西影路一条小巷摆摊卖水果……就凭这种不容易，我也义不容辞——尽管那会儿我正在赶写我的一部长篇。

书稿很快看完了，我急不可耐地请积仓约作者郑安怀见个面。一见面，发现作者果然是位四十岁出头的朴实的农家子弟。我不是小说家，更不是理论家，我以一个老者加读者的身份如实地谈了我对这部书稿的感觉。最后的结论是：这书稿现在出版，就可以赢得读者的叫好。但如果你能静下心来再打磨一下，我相信会更好！我没有用“精品”二字，但我提这个建议，其实心里是奔着精品去的，同时我也想借此考量一下小伙子的“定力”。

作者郑安怀沉稳地答道：我改。

一句应诺让我等了两年，直到上周，积仓拿来即将付梓的样稿嘱托我给写点儿评语啥的。我留下样稿，原本是想再随便翻翻，免得写评语时出错，不料这一

翻就让我陷入了废寝忘食直到伤风感冒的境地！

尽管这位来自秦岭南麓深山老林里的农家子弟用一部长篇处女作赚走了我这个古稀老者大把大把的泪水，但我依然不敢给《荒村》冠之以精品，因为那是要广大读者认可才行。我能说的是：这是部非常好看又让人心灵震撼的大书！我执着地认定，我的这种感觉会得到更多人的赞同——只要你读过这本书。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虚构只是小说家再现生活真实的一种艺术手段。真正的小说家用毕生的心血追求的就是再现生活的真实，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使命！我始终认为作家是一个有担当的职业，这种担当就是要为人类的灵魂负起责任。文学艺术是全人类的精神食粮，作为精神食粮的生产者，作家、艺术家使命的神圣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灵魂中最丑陋最阴暗的是虚伪与奸诈，作家、艺术家的责任是播洒阳光驱逐阴霾。即使一时力不能及，也要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心持之以恒！即使一生力不从心，对假恶丑宁可“釜底抽薪”也绝不能“火上泼油”！

《荒村》给我带来震撼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当然，这真实既有对真善美的讴歌，也有对假恶丑的揭示与鞭笞。

作品所涵盖的时间不算太长，从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但是，这十多年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相信所有过来人都会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我这篇短文不想也不可能详尽地描述作者书中所展示的场景，但作者对书的上、中、下三卷所拟的题目却能让我们猜到他将为我们讲些什么：上卷为《饥饿》，中卷为《裂变》，下卷为《守望》。

然而，我相信再聪明的读者能猜到的也只能是大概概念，因为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是细节，而真正的艺术品，其细节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作者的体验——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体验。注意：我说的是“真正的”，而不是“其他的”……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这道理谁都懂。

我这样说是因为：作者写到的那个叫“太平”的荒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向公路的村路上还容不得一辆自行车通过，其贫穷与落后可见一斑。而作者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我算了算，书中所涵盖的年代，正是作者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精壮劳力的年代。两相对应，我相信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就是作者亲身“享受”过的生命体验，每个细节都是他从血管里汩汩流淌出的血或者是泪！一部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其实是作者命运跌宕起伏的写照，也是一

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光影折射。

还是忍不住想从书中抽取两个细节来印证我的感觉。第一个例证是：当饥饿折磨得村民生存无计时，太平村不少村民选择了从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逃亡……于是作者写道：那只村民宁肯饿死也不忍杀害的“公狗花花也在另一座山梁上蹲着，它好像也在眺望村外的小路上那背井离乡人的身影。它也能感知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我相信，作者写下这段文字时一定是泪流满面的。但作者的书给我们的却不单是苦涩与忧伤，也有喜极而泣的热流。我举的第二个例证是：当政府不再向农民征收一切税款的决策传到这蛮荒的山村时，那个多半生身背地主恶名、父亲在饥荒中饿死、儿子坐了五年大牢的七旬老农杨启仁手捧“圣旨”热泪如瀑仰天喊道：“老天呀，这是个啥子朝代呀，咋把我们农民也当人了！”

《荒村》用一幕幕生动真实的场景展示了时代的沧桑变迁和农民命运的生死浮沉悲欢离合，而这一切都是作者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塑造完成的。作者为我们塑造的众多人物个个生动鲜活且“不同凡响”。这个“凡响”指的是我们因看得太多太久而心生腻歪的概念化标签化的人物——包括神化了的“英雄”……

作者的文笔很老到，平实中见诗意，沉稳中蕴激情……这是我初读时就为之惊叹和疑惑的：一个来自偏远山村的打工者，怎会有如此老到的文学功力呢？如今再看作者写的《后记》，我忽然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生活，特别是苦难困窘的生活给作者的慷慨馈赠，当然这中间也有赖于作者对故乡、对文学的执着与苦恋。

苦难铸就真正的作家，而金钱可用来养鸟——学舌的鹦鹉或惹人爱怜的金丝鸟。

最后还想倚老卖老地对作者说句话：深厚真实的生活积累成就了《荒村》，但作者也还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困扰。对一些生活细节乡风民俗铺排得不吝笔墨、过于“奢侈”（我理解那是爱至深而不忍割舍），虽有认识价值，却影响或削弱了故事主线和人物命运向更深更远延伸的力度。这不要紧，任何创造性的成果都会有缺憾。再努力吧，路还长，你还年轻！

送你一句我还没想成熟的理念与你共勉：以羊羔跪乳之心向生活汲取，以乌鸦反哺之情回报生活。如是，则文学之树长青！

2014年3月3日于无梦书屋

引子

由于饥饿，整个村子只剩下花花一条狗。这是一条毛色黑白相间的大公狗，它有三次在人的垂涎下死里逃生的经历。第一次，就在地主杨启仁绾好套索，就要紧套的那一刻，杨启仁的儿子杨发娃手起刀落，割断了那根拇指粗的龙须草索命绳，花花得以在绝望中灵魂附体，一个箭步冲入黑暗，没入苍茫山林。杨启仁挽着断了的绳头呆呆地望着儿子，没有一声责怪。第二天清晨，杨启仁的父亲——老地主杨高贵命归黄泉。这一夜，要是花花上了绞架，烹为肉羹，老地主杨高贵可能不会成为村里第一个饿殍的。第二次，花花被屠夫余老二夹在了裆里，余老二嘴里叼着他惯用的索命长刀，双手扭着花花漆黑高贵、削竹般耸立的双耳，妄想腾出一只手来宰了花花。花花顾不得耳朵钻心的疼痛，趁余老二换手的时机，猛一摆头，将两颗犬齿深深地扎进余老二的小腿肚，在余老二的惊叫声中没入野外。余老二的腿伤流了一个月的黄脓。他下不得地干不成活挣不了工分，只能每天挎着篮子拄着拐去野地里挖野菜。老婆气坏了，一个月不准他上身。这年头没猪羊可宰，而半辈子过惯了荤腥日子的余老二实在受不了整日里野菜糊糊的日子，妄图杀了花花痛快享受一顿狗肉大餐。花花的肉他没享受到，倒是让花花尝到了他的肉味。第三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村治安主任兼民兵连长李天保举枪瞄准，花花被逼在他家后檐下的死杌里，进退不得，逃跑无路，花花那双清澈天真的灰色眼睛里满是惊慌和绝望。它本能地夹紧尾巴，呜呜低吼，将身子蜷在角落，恨不能缩成一只蚂蚁钻进石缝中去。它太了解李天保手中的铁东西了。它好多次跟着他撵野羊，箭一般在林子里穿梭的野羊，只要他的枪响，那野羊十有八九会

一个跟头摔出去好远。花花不止一次地享受过野羊的血腥！就在花花闭上眼睛绝望地等待那惊天动地的夺命惊雷的时刻，那轰隆巨响终未来临，李天保终没忍心扣动扳机。他的一群儿女一个个饿得坐不住凳子全溜到了地上，像被人抽取了脊梁骨。他实在找不到能让孩子们填饱肚子的东西了。老婆是解放时庙里的小尼姑，虽然做了他治安主任兼民兵连长的夫人，也终是放不下早已习惯了的朝香晚佛。当饥饿的阴影无法挥去的时候，她只会入定般地在黑屋的蒲团上念经。当然这一切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不被允许的，只不过治安主任夫人念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已。她生儿育女二十多年，依然无法像一般农村妇女那样会挖空心思去山上找吃的。男人欲杀了公狗花花，她在黑屋里是知道的，她只求佛祖开眼，救可怜的花花一命。花花是村里劳苦功高的一条狗，吃它的肉人是要短命的！果然，她突然感到脑子里金光一片。男人一脚踹开门，把那乌黑漆亮的钢枪沉沉地摔在地上。她听见花花迅疾地踏着房后林子里的积叶绝尘而去。那种慌乱的声音，是真正的死里逃生。

全村的狗都被人们勒死吃尽了，只剩下了花花，它是村庄里一条没主的狗。山区种地，多遭野兽糟害。每个生产队规定，猎一只兔给五十分工，猎一只松鼠给十分工，猎一只獾鹿野羊给三十分工。一个全劳力一天十分工。由此可见当地庄稼被糟害之严重。而如果将花花一年捉的野兔和獾折合成工分，该在一千开外。给人的工分折算成工值，那是要付钱的。花花咬死了野兽不但不需要付工分，人们还从中受益——全村大多数人都享受过花花的猎物。试想，若把花花一年因杀死野兽而保护的粮食和野兽的肉算起来，能让多少人少挨饿？不仅如此，村子里谁赶夜路害怕了，只要你放开喉咙叫几声“花花”，它就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你面前，做你的忠实警卫。而它几乎是吃不到人类恩赐的食物的。人类尚且填不饱肚子，哪有多余食物喂它？但花花依旧长得膘肥体壮，虎虎生气。它完全是靠捕猎维持生命的。治安主任李天保不忍心杀它，是因为它对全村有恩，劳苦功高。地主崽子杨发娃坐视爷爷饿死也要救它，是因为花花对他个人有恩。余屠夫是恨它的，恨得牙痒痒，花花心知肚明。离他远远的，惹不起的，该躲得起。李天保拿枪欲毙它之后，见背枪的，它也早早开溜。保不住哪天，又有人要下手！即使贵为人类，当被饥饿逼急了，也是不讲情分的。人类的任何情感都要建立在生存之上，超越了生存的底线，人性就会趋向兽性。

这一年的春荒，是太平村史上最严重的一年。

上篇

饥饿

1

三间破旧的石板房。支书老余有气无力地拐着小石磨，婆娘隔一圈往磨眼里添一把红果果。呼隆呼隆的石磨声中，就有血红如辣椒面的皮皮面面均匀撒下。小煤油灯的光随着屋外的风声跳跃着，忽明忽暗里，老余的额头上全是皱纹，稀疏的头发盖不住脑顶，真正糊住脑顶的全是土尘石尘草木渣。婆娘蓬头垢面的，一双硕大的手由于瘦，倒更像是鸡爪爪。她似醒似睡的，但添料准确无误。从怀里的竹筐中抓一把，隔一圈准确装进磨眼儿中。磨在转，她的胳膊伸出去缩回来，伸出去缩回来，眼看着小磨拐拐打着手了，那手总离木头一两寸。拐小石磨，老余是立着的，婆娘是坐着的。两个人男婚女嫁时，父亲为他们俩打了这副新磨。上扇一尺厚，下扇八寸。磨了近二十年的粮食，生了三个娃娃，上扇还有六寸，下扇方余四指。这石磨，也是尘世间的一对男女，上扇是男人，下扇是女人，中间那套榫的磨脐和磨眼儿就是他们交合的生殖器。他们生不出小石磨，却生出磨细的粮食，养育了要用小石磨的人。他们也和世间的男女一样，有情无情的岁月让他们憔悴了，苍老了。人如那磨，磨如斯人。

磨在屋子的左边墙根，右边墙根放着一张黑不溜秋的小方桌，驻队干部老

贺就坐在桌旁靠墙的破凳子上。老贺是公社的副社长，年龄跟老余相当。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碟盐水辣子和一碟黑溜溜如馍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馍馍，是用白蒿叶和去年洗过红苕粉剩下的渣子搅在一起加点儿盐，放在碓里杵成团贴锅烙出来的，跟粮食有点儿血缘关系。这是老余今晚招待老贺的夜饭。孩子们喝过了白蒿掺霉红苕片子面糊糊被老余撵上床睡觉去了。老余几次催老贺趁热吃，老贺虽饥火难耐，但终是没忍心动手。

老贺吧嗒着旱烟袋说：“我一会儿吃你的炒面吧。”

老余晃荡着身子，脸上是苦苦的笑：“这哪是你副社长吃的炒面。”

老贺也挤出点儿笑来，说：“你吃得，我就吃得。”

两个人一说一答，磨下竹席上的红面面慢慢就堆上了尖，形成了一条环状的山脉。这东西委实算不得炒面，只是人把它想象成炒面罢了。去年秋天满树挂红的又涩又酸的野果果，经一冬的霜冻雪寒，干巴得像一粒粒麻雀屎，酸味淡了，涩味浓了。老余的老婆给队里放羊，捋回来积少成多地攒着，实在没粮下锅了，就磨它。他俩常以此代饭。孩子们不能全吃它，吃多了拉不出屎来。老余白天在青石沟农业学大寨工地上抬一天的石头，身子骨早快散架了，一小碗野菜糊糊还塞不住一个大男人的牙缝，他饿得常常双腿发软，两眼发黑。拐石磨一半用的是仅有的力气，一半靠的是身体的重量。他对久久不动蒿子馍馍的贺副社长说：“老贺啊，你去把我们大队的情况向社长反映反映吧，四百多口人哪，多批点儿供应粮，哪怕是霉红苕干也行，群众老的老小的小，总得有下锅的才行。”

“是啊，只要是吃的都行，看你们吃这，我心痛啊！”贺副社长整天东奔西走，饥肠辘辘，对饥饿同样有切肤之痛。老余接着说：“我这还算好，还有一口进嘴的，有几户半大的娃儿，整天在去年的红苕地里掏烂红苕吃，队长赶都赶不走，家家户户的碗里，没一点儿五谷星星了。好几家把每年春天里吃榆钱儿的老榆树皮也扒光吃了。还有沟塄的成富贵，出一天工，罢了在野地里抠油菜根根吃。瞎眼婆娘吃观音土，脸都蜡黄了。昨天我们去他家调查，家里仅拇指粗几个红苕根根，那是留给他女子荷花吃的，还有……”

老贺把旱烟锅锅狠狠在凳子腿上磕了磕，打断老余的话说：“老余，你别说了，情况我不是不清楚。你也知道，国家有困难，缴上去的公粮半夜都运走了，粮站的库房大多是空的呀，政府也在想办法。”

“这日子，咋就过成了这样。”老余像是自责，也像是自问，又像是在叹息。

老余是经历过苦大难深的，但像这样的饥荒，他还是觉着度日如年。历史上的大饥荒，无非是旱灾水灾兵灾，这次的饥荒，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饥荒都不相同。不是风不调雨不顺，不是兵荒马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天都泡在农业学大寨的造田运动中，匆匆忙忙种点儿庄稼，靠妇女孩子管理收割，运动一紧，红苕烂在地里腾不出手来挖。各大队虚报产量，把二百斤说成两千斤。公粮按比例征收后，所剩无几。夏秋冬三季，群众基本靠瓜菜红苕度日，越过年，瓜菜殆尽，户户断炊。种粮食的农民一年四季没粮食下锅，这也是有史以来出现在神州大地的咄咄怪事。

一阵冷风灌进屋子，煤油灯差点儿被吹灭，随灯影晃动而冲进屋子的是治安主任李天保。李天保外号李大虾，只因他身长背驼，像只大虾米，全村人都叫他李大虾，他的大名倒是被人们忘记了。

“日他奶奶的狗地主，白天黑夜都不安分！”李天保带着一肚子火气，把他那杆一年四季不离身、漆已磨掉许多、最能表明他身份的老步枪重重杵在地上。老余早已习惯了他那急屁火上墙的脾气，遇事不惊是他老余支书十几年练就的本事。他甚至连看都懒得看李天保一眼，兀自拐他的石磨。倒是老贺有点儿吃惊，忙问：“咋了，出了啥事了？”

李天保弯腰抓了一把老余磨的野果面面急急填进嘴里，他鼓着两腮，就着口水，慢慢咽下一部分后才口齿不清地说：“贺副社长啊，你都不知道，杨启义那个儿媳妇，狗日的娘家就是个老地主，又嫁了个小地主，快成地主精了，今儿个夜里，偷偷藏在队里的红苕苗圃地里抠红苕种，你说这个贼婆娘胆大不大？”

“谁抓住的？”老余这才问。李天保马上吹嘘道：“我呀，要不是我，谁还能逮住这个贼精贼精的贼婆娘！”他想，贺副社长这回肯定要表扬自己。说着话，眼睛却瞅见了桌上的黑馍馍。这还有馍馍！一定是贺副社长吃剩下的。这样想着，不觉口舌生津，腹响如鼓。那双脚，就不由自主地挪到了方桌的另一旁坐下，双眼死死地盯着那诱人的美食，就像监狱中关了十年，想死了女人始终没见一个女人而今突然见了一个赤裸裸美女的壮年犯人一样，只差一点儿就要扑上去。老余看穿了他的意图，马上说：“天保，你吃我磨的炒面吧，这炒面酸酸甜甜的，跟柿皮差不多。给贺副社长馏了个野菜疙瘩，他惦记着我那冬生，

硬是客气着还没动筷子。”说着，停了磨，舀了一葫芦瓢红面面递给他。李天保接过葫芦瓢，看着这酸涩酸涩的、咽下都困难的野果面面，还不忘记又剜了一眼桌上的黑馍馍，把一腔口水使劲儿地咽了下去。

贺副社长把馍馍推到他面前，真情实意地说：“李主任，咱俩换着吃吧，我还没吃过老余的炒面呢！”

“哎不不不。”李天保把他的葫芦瓢高举过头顶，忙说，“贺副社长你别客气，我爱吃老余的炒面，你一个公社领导到我们大队这穷窝窝，让你受罪了。你快吃吧，老余啊，给他家的娃娃留着呢，是吧，老余？”

“哎……啊，是是，还留着呢。娃娃们吃饱早睡了。”老余只好随声附和。心说，留你娘个脚，小儿子冬生见他妈馏的菜团团，碎崽娃子想吃，还挨了个嘴巴子呢，你狗日的李大虾，你要是我儿子，你那张馋嘴早让娃他妈扇成没牙的屁了！老余要过贺副社长手中的旱烟袋，把馍馍往他跟前拉了拉，有些生气地说：“老贺啊，你再不吃，我就生气了，五尺高个人啊，工地待一天，你吃过啥？娃娃们不干重活，喝些稀的就行了，一个烂红苕渣的野菜疙瘩，要是在七八年前，今晚还不炒几个菜喝几盅？”

“会有那一天的。困难是暂时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到日子富裕了，我请你支书李主任下馆子，肉切大块，酒斟满碗，让二位喝个痛快！”贺副社长的革命信心坚定不移，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和憧憬。他抓起菜团子一掰两半，把另一半塞到老余手里，并死死压着老余欲推让的手说：“你也饥肠响如鼓啊，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咱俩一起吃！”

李天保端着一瓢野果子炒面已吃下去大半。晚上在家里，大女儿银霞煮了一锅说不上名的野菜汤汤，他喝了两大碗，再去舀的时候，早让儿女们瓜分光了。这些小兔崽子们，干活不中用，吃起来倒不含糊，好的不好的，只要煮上，都能呼噜呼噜塞到肚子里。早知道日子这么难过，当初就该少“制造”些娃娃。把个小尼姑，说生开了，倒像头会下崽的老母猪，哪一回弄她个要死要活的，准怀娃，真他娘的……他心里生着气，就没理婆娘和娃，背起枪就要出门。婆娘问他：“又哪家媳妇迷住你了，放下碗就跑？”

他没好气地说：“快闭了你个屁嘴，有人勾引我，我还没力气呢。我到村子里转转去，这春荒难挨的，说不定有些阶级敌人又蠢蠢欲动。”

“就你那觉悟高，满天下都是阶级敌人，打倒阶级敌人就是把公的都绑起来批斗，把母的、年轻漂亮的裤子扒掉骑上去……”女人一见他张狂就来气，一来气就揭他当初强奸她逼她做他老婆的老底，一揭他老底，李主任李连长就灰溜溜的，生怕老婆的话被第三个人听去了，赶紧走得远远的。他对社会主义大集体是真爱护，集体的任何财物他都了如指掌铭记在心。也正是由于他的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村里的有些人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住了他们欲动的邪念，安分了不少！老婆骂他张狂也是真的，可他个治安主任，不张狂些，能压过邪吗？干活不干活，一月三十天出勤工哪，不当这个主任，三十天出勤工就得抬三十天石头，李大虾还不压成李罗锅了。这样一想，他又有些沾沾自喜，趾高气扬。但肚子终究还是替主任争气，饿极了难受，吃半饱更难受。就像那有烟瘾的人，瘾犯了，只让你抽一口，把那瘾越发撩拨得更难受。记得三队今天埋红苕种，何不去顺两根红苕吃吃，补充补充。主任晚上去庄稼地里那叫巡查，是对工作负责。要是群众晚上在庄稼地里，那就有口难辩了。这不，李主任想去顺两根红苕根根，一去就逮住了比他去得更早些，也想顺两根红苕根根的地主分子江竹竹。

他在余支书家吃着炒面，又添油加醋地把江竹竹偷红苕种的事重复了一遍。余支书抽着烟，听他讲完，长叹一声，一言不发。副社长老贺性急些，见老余无言，就说：“老余，你表个态嘛，该咋处理江竹竹，让李主任下去好安排。”

老余这才擦了擦满是酒糟疙瘩的鼻子，把烟锅在鞋后跟磕了磕，突然问：“天保哇，你黑更半夜到红苕苗圃地里做啥子啊？”

“我……”李天保没想到老余会这样问，没做心理准备，一时语塞。老余盯着李天保，心里马上明白了八分。他话语一转，黑虎着脸说：“江竹竹成分是个地主，可她也是个有吃奶娃娃的女人，地主富农本来给的救济粮就少些，我们都这么难，她一身供两口，更不易。批评两句，教育教育，工地的任务那么紧，我看就不开斗争会了。一个年轻媳妇，你还想把她留在大队过夜啊？”

“这……不是太便宜地主婆了？”李天保心有不甘。老余加重了语气：“地里埋着能吃的东西，惦记着的不是她一个人，你是个主任，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些吧！”

“余支书，你……”李天保像是被炒面噎住，有些脸红脖子粗。副社长老贺

打断他的话，以领导者的姿态一锤定音：“就依支书说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地主也是个人，吓唬吓唬她，改了就行。”

李天保在公社干部面前向来唯唯诺诺，贺副社长发了话，他不好再坚持什么。他怀着个革命大功臣的信心来支书家表功的，没想到，被这老东西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就化了去，这老杂毛，能看穿我李天保的五脏六腑。

李天保对老余还是有些忌讳的。

李天保是太平村的民兵连长，有一次参加全公社的民兵打靶比赛，得了个八十八环的头奖，回来趾高气扬地给老余吹：“我那枪法，全公社没一个比得上，武装部长老何才打了八十环，区上刘部长拉着我的手说，天保啊，你真是我们的神枪手啊。这神枪手可不是吹出来的……”

老余面无表情，说：“我看看你的枪。”

那时候，民兵连长人手都有一杆老式步枪，天天不离身。李天保把他脱光了漆的老牛腿步枪摘下来递给余庆堂，老余看了看枪，哗一声拉开枪栓，见膛内有子弹，便笑着说：“这个破烧火棍，我们下江南的时候，打扫战场也懒得拾它，让老百姓拾回去回炉打锄头。”

李天保脸上有些发烧，他能不知道支书曾身经百战，枪法如神？他自知今天吹牛找错了地方，是到孔夫子门前来卖文章了，正想找个话把刚才吹的牛掩盖住，只听老余说：“天保，我给你弄两只麻雀下酒吧。”抬手举枪，就把百米外树梢子上的两只麻雀打了下来。然后把枪扔给李天保说：“再打靶比赛，把我叫上，让我开开眼。”

百米外的麻雀看上去只有一个点，跟打靶时打靶心差不多，而且两只麻雀，打掉一只，另一只已惊动，立飞，第二枪就是活靶，在极短的时间内，打中一静一动两个靶，极难。老牛腿步枪，不比后来的新式步枪，它击发、退壳、上膛有一个过程，不能连发。不说在一两秒钟内打中两物，凭李天保他们的能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第二枪也打不响，更不用说瞄准了。充其量，他能把弹壳退掉。

李天保领教了老余的枪法，还领教过老余的智慧。

村上有个光棍汉子叫丑娃，丑娃自幼额头上烫了一道疤，紫红色，疤痕拉紧了额头和眼睛间的皮肤。丑娃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老翻着。家里穷，娘

和老子早就死了，丑娃也没娶媳妇。有好心的邻居给丑娃介绍了个哑巴。媒人领着哑巴来看家，哑巴一见丑娃的模样，拉一根柴火棍子就要打媒人，并把自己的一只上眼皮也翻起来，做成丑的样子哇哇直吐。围观的人都明白，哑巴嫌他丑、恶心。丑娃从此断了娶妻生子的念头。丑娃虽丑，但嘴巧，记性也好。地里干活时，男人们女人们说的歇后语呀、骚情话呀他都能记住，且学得惟妙惟肖。比如说谁斯文：孔老二的鸡巴，文扁扁的；骂倔强的人不听别人的意见：鸡巴插到油篓里，由（油）了你了……农民嘴里真正的歇后语都是有些酸的，丑娃干活时能一说俩时辰。那年秋天，玉米才成熟，生产队组织男人下地掰玉米。正好那天公社主任带着一群干部下来估产。啥叫估产？那年头，粮食收入不是收罢后秤称斗量的实际产量，而是地方干部们先看一眼，估计产量，报上去邀功请赏，二百斤的产量，一般能报一千五六百斤。有公社为了虚报小麦丰收，先把小麦割了，绑成捆，然后让人坐在上边照相，说是这里的麦子好得人坐在上边不倒，那产量，报一两吨人也相信。农民们一见干部们估产，就有抵触情绪，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丑娃这天心血来潮，说了句顺口溜：苞谷黄了壳，干部发了作，产量两千五，群众没吃喝。这话让李天保逮到了，晚上让民兵五花大绑了丑娃，召开全村群众大会，上纲上线，要把丑娃打成反革命分子。

老余坚决不同意。

老余说：“丑娃那张破嘴，本就是人拉稀屎的尻子，没个收管的，他的话你也听呀？”

李天保说：“丑娃这回说得不一样，他是针对估产干部说的，他把干部比作野猪骂的。这原话是苞谷黄了壳，野猪发了作。他把野猪改成干部，是啥用心？他是在骂我们的何主任呢。主任是谁？主任代表党，骂主任就是骂党。敢骂共产党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

老余紧问他一句：“这话是你说的？”

李天保拍着腔子脸红脖子粗地说：“我说的。”

“你昨天不是骂我尻囊包子，稀屎抹不上墙么？”

昨天他俩都在公社开干部会，公社何主任要老余介绍他们大战青石沟的先进经验和事迹，老余不会吹牛皮，没说几句。下来，李天保笑骂老余是尻囊包子，稀屎抹不上墙。该露脸的时候，连脸都不会露。

“我是骂了，我不是跟你说笑么。”李天保品出了老余的话里有话，赶紧赔笑脸。老余没理他的茬，仍虎着脸说：“我是谁，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也代表党，你骂我不也是在骂共产党么？好家伙，你骂共产党的啥话，够反革命不？”

李天保盯着老余，脸慢慢变成了死灰色，好半天没敢放个屁。

丑娃免遭了一次陷害，也可能是牢狱之灾。事情平息后，老余把李天保拉到没人的树林子里臭骂了一顿。老余说：“天保，你羞先人哩，你舔公社主任的尻子不是那样舔法，拿丑娃做文章，他老子还是你亲舅爷哩，丑娃是你叔么，你连你叔都敢整，你狗日的忘本了。你少张狂着见天整人，小心哪天枪炸了火，让你做个短寿的鬼。”

李天保要不是老余一直能压着他，这些年的各种运动，不知他还要整多少人。好几次要整杨高贵，想下黑手，都是老余制止的。

8.

江竹竹还被他关在大队的办公室中，有两个民兵看守着。

江竹竹也是倒霉，才溜到地里，抠了一根钁把粗的红苕，满是臭屎。白天妇女们排红苕种，队长就怕人们管不住自己的嘴偷吃，先让几个男人担了些稀粪汤，把红苕种在稀粪里泡过，排到地里，又用大粪细细浇过，再盖土掩埋。每年春天播种，队长都会挖空心思保护种子。前些年，玉米豆子种着种着就没种子了，明明留够了种那些地的种子，咋就没了？队长一留心，才发现人们一边种一边偷偷往嘴里填，这还了得？队长于是规定，哪块地多少种必须把地种完，他想，你吃啊，吃了就不够了。到锄草时一看，一块地稀稀拉拉的苗，缺一大半。是种子发霉了？队长命人挖开看，扒拉一窝不见种，再扒拉一窝还是不见种！还是让人生吃了，给你来个开窝不下种！队长那个气呀……当时，供销社有售剧毒农药 1059，俗名“三代光”，就是老鼠吃了死，猫把死老鼠吃了也死，鹰再把死猫吃了还得死！毒性持久强大，一般用来灭野外的田鼠。队长无奈，只好把种子用 1059 泡过，用来防人。泡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人人尽知，而且 1059 气味浓烈，泡过的种子有强烈的气味呛人眼鼻，这样才保证了种子有效播下。而红苕种不能用此农药，这是因为，红苕种出苗拔苗秧子栽大田后，苗圃的红苕母质大部分还没有腐烂。虽然生产过苗秧秧耗尽养分的红苕母质已淡而无味，满是粗筋，但饿了的娃娃们和过路人还是拔着吃。因此，队长绞尽脑

汁，终生出妙方，用稀粪汤泡过，臭倒那些贪婪的饿老雕。

江竹竹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儿子。大人天天喝野菜汤，不生奶水，小娃娃没啥吃，越饿越是拼命咂她的奶，咂得久了，那简直不是在吃奶，是在咂她的血。家里用草叶养了一只母鸡，两天才下一个蛋，只够小家伙儿吃一顿。前些天，婆婆翻箱倒柜扫了两把米，泡涨了研磨成米浆，给小家伙儿吃了两天。今天一天，小家伙儿没一口吃的，大人喝的野菜汤汤小家伙儿不喝，就叼着奶，咂吧不出奶水来，他就哭，哭够了又叼奶，如此三番五次地折磨，把江竹竹快折腾疯了。老母鸡的蛋明天才下，给孩子弄点儿啥吃呢？她最后想出了白天下在地里的红苕种，偷俩回来，灰里烧烧，让遭罪的儿子吃饱吧。至于后果，天底下做母亲的但凡为了救儿子的命，是不计后果的。

李天保直戳戳地立在她的面前。狗东西不知啥时间从哪儿冒出来的。江竹竹两腿一软，就跪在了李天保的脚下。

江竹竹吓得双牙直磕绊，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李主任，叔，我娃娃饿得直叫唤，家里没有一口娃吃的东西……”

“好你个地主婆，贼胆够大，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种子，你也敢下手！”李天保在弱者面前向来是虎威十足，何况一个跪在脚下求饶的女人，还是一个人赃俱获的贼地主，他更是怒威并举。江竹竹碰上这个正得志的小人，也是她命里的劫数。她抱住李天保的臭脚继续求饶，李天保一抬脚踢翻了她，说：“你这回求饶，迟了，到大队去说去！”

“好叔哩，饶过我这一回。我从来没偷过集体的东西，这也是让娃逼的，你今儿饶了我，叫我干啥都行。”

李天保闻言冷冷一笑，下流地说：“这可是你说的，你把衣服脱了。”江竹竹闻言稍一愣怔，立即就解开夹衣的扣子，在隐约的夜色中露出她丰满的胸脯来。一双正哺育的奶子，虽没有孩子需要的充足的奶汁，却丰满挺拔，像一对刚出笼的白面馒头，馋得李天保连咽了几口涎水。他见江竹竹的双手没再动作，便无耻地问：“就这？”

“叔哇……”江竹竹露出难为之情，她毕竟是个结婚才两年的小媳妇。她还没有大方到在男人面前敞怀喂娃娃吃奶的程度，但是，自己一个地主成分加上今晚这不光彩的行动，到大队去还不知道要受到啥样的羞辱，如果让全大队的